

丹凤针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47.58
469 :1

LT0000411690S



司马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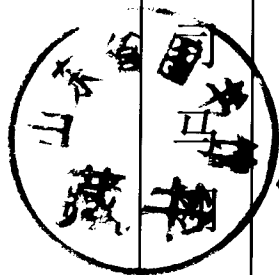


丹凤针

上

〔台湾〕

著



俠 俠

目 录

第一章	天罡鬼堡	1
第二章	老夫老妻	13
第三章	土木之学	25
第四章	别有佳处	36
第五章	不仁不义	49
第六章	山翁窥秘	59
第七章	年老成精	70
第八章	壮哉此行	79
第九章	白日见鬼	89
第十章	福祸无门	102
第十一章	指名救援	115
第十二章	不吝一吻	127
第十三章	众口铄金	138
第十四章	再入鬼堡	149
第十五章	玉女含冤	161
第十六章	九龙桥畔	173
第十七章	井底春色	185
第十八章	死里逃生	196
第十九章	道是无情	207
第二十章	侦查内奸	220

第二十一章	色中魔王	234
第二十二章	心心相印	243
第二十三章	毒蛇疑案	257
第二十四章	脂粉陷阱	272
第二十五章	美人出浴	284
第二十六章	妖邪现形	297
第二十七章	剥茧抽丝	309
第二十八章	活埋奇计	323
第二十九章	冒险犯难	335
第三十章	微妙情怀	349
第三十一章	多情种子	360
第三十二章	星象之学	373
第三十三章	多妙仙姑	384
第三十四章	如痴似醉	396
第三十五章	异人相助	409
第三十六章	以毒攻毒	421
第三十七章	锦囊妙计	432
第三十八章	为情焚身	446
第三十九章	巧获宝针	456
第四十章	随机应变	469
第四十一章	为爱而生	480
第四十二章	百毒教主	492
第四十三章	同仇敌忾	504
第四十四章	禀赋过人	518

第四十五章	叛师者死	532
第四十六章	情有所钟	545
第四十七章	双绝大阵	556
第四十八章	单剑救美	569
第四十九章	舌战群魔	581
第五十章	生死之斗	592
第五十一章	仗义击贼	607
第五十二章	谈言微中	616
第五十三章	满洞春光	629
第五十四章	宝去身安	638
第五十五章	经历一劫	646
第五十六章	人性难测	658
第五十七章	挟美同行	668
第五十八章	巨汉红粉	677
第五十九章	君子可欺	687
第六十章	及时救助	697
第六十一章	仇人相见	706
第六十二章	双重情敌	716
第六十三章	你死我活	727
第六十四章	可以休矣	736
第六十五章	利害得失	745
第六十六章	无耻之尤	753
第六十七章	变化莫测	765
第六十八章	三女之间	777

第六十九章	得而复失	788
第七十章	白骨邪救	800
第七十一章	色身布施	810
第七十二章	借形大法	820
第七十三章	天险绝地	833
第七十四章	法坛救人	843
第七十五章	怪力乱神	854
第七十六章	素尸神君	865
第七十七章	最后一吻	876
第七十八章	地狱余生	886
第七十九章	进退两难	896
第八十章	我为君狂	909
第八十一章	天怒人怨	918
第八十二章	妖身鬼影	926
第八十三章	正义无敌	935
第八十四章	妖邪末路	946
第八十五章	两面天王	956
第八十六章	棋高一着	965
第八十七章	解决妙法	973
第八十八章	夫妻之情	984
第八十九章	静待上钩	994
第九十章	尔诈我虞	1002
第九十一章	疯狂杀人	1015
第九十二章	掌握秘密	1024

第九十三章	小双为卦	1036
第九十四章	狂乱摧花	1045
第九十五章	以杀止杀	1057
第九十六章	英雄聚会	1067
第九十七章	隐形书柬	1079
第九十八章	此女纵情	1091
第九十九章	白骨妖人	1103
第一百章	恩将仇报	1112
第一百零一章	测验爱情	1123
第一百零二章	彩霞多变	1133
第一百零三章	天生邪恶	1143
第一百零四章	六根未净	1155
第一百零五章	残心大法	1166
第一百零六章	凤针解禁	1175
第一百零七章	厉啸杀人	1187
第一百零八章	冤家路窄	1196
第一百零九章	公平决斗	1202
第一百一十章	除恶务尽	1212
第一百一十一章	我佛慈悲	1219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235

1 天罡鬼堡

斜阳下，一群归鸦掠过那片深壑，复又振翅高飞，越过座落在山腰的那座城堡，投入山上的树林中。

那座城堡，背山而筑，前临无底深壑，单单是这等形势，已经教人泛起了凶险可怕之感。

一个枯瘦的白发老人，从一片疏林的小径走出来，他背已佝偻，脚步蹒跚，龙钟老态。

这老人已看见一个人倚石而立，但他却视若无睹地走过去。他走了十多步，突然停了下来。

他缓缓掉转身躯，向那石边的人影望去，苍茫暮色之中，但见那人是个英俊挺拔的少年人，身上的衣着朴素大方，甚为适体，一望而知必是出身于世家门第。但他背上插着一把钢刀，却使人有不伦不类之感。

老人打量了一阵，痰咳一声，道：“少爷你今年几岁？”

那少年这时才转眼望向老人，随即躬身施了一礼，道：“有劳老丈下问，晚生今年一十七岁了。”

老人点点头，道：“小老儿也觉得你只有十六七岁，果然没有错，你贵姓呀？”

少年道：“小姓杜，名希，字希言。不敢请教老丈尊姓？”

老人道：“小老儿姓赵，便是那边的赵家村人氏。”

他停歇了一下，才又问道：“杜少爷到这荒山野岭之中，不知有何贵干？”

杜希言道：“老丈但须直呼贱名，晚生落魄江湖，此身如飞絮

飘萍，茫茫天壤，难觅一枝之栖，岂敢当少爷之称？”

赵老人瞠目而视，似是听不懂他文诌诌的解释，但他也不追问，只道：“少爷你是江湖上的好汉么？”

杜希言摇头道：“晚生不是。”

赵老人道：“那么你何事到此？”

杜希言摇摇头，露出一沉郁的神色。

赵老人转身欲行，但终又回头，道：“杜少爷，你可知那边山腰的古堡是什么地方么？”

杜希言点点头道：“晚生晓得，那便是天下武林无所不知的‘鬼堡’了。”

赵老人道：“它原来的名称是天罡堡，少爷知道不知道？”

杜希言道：“这个晚生倒知道了。”

赵老人讶道：“你既是不知，怎会来到此地？”

杜希言眉宇间又流露出沉郁之色，赵老人走上去，道：“那么你竟是打算到那鬼堡去了？”

杜希言点点头。

赵老人又道：“你年纪轻轻，什么事情不好干，却要跑到那鬼堡去？小老儿可不是第一次见到前去鬼堡之人，但你却是最年轻的一个！”

杜希言道：“那些前往鬼堡之人，结果如何，老丈一定知道吧？”

赵老人道：“他们到底碰见什么事情，小老儿无从得知，但这些人有去无回，却是千真万确的，再不会假。”

杜希言道：“晚生也听说这鬼堡乃是世间罕有的凶地，从来无人入堡而生还！照老丈这样说法，这个传说竟是一点也不假。”

赵老人道：“小老儿今年已八十多岁了，这五十年来，最少也亲眼见到七八十个人，入堡之后，永远不再出现。其余我没有碰见的，还不知有多少。”

杜希言道：“这些人之中，可有成群结队前往的没有？”

赵老人道：“成群结队倒是没有，最多也只有三个人一同进去。唉！这些人都太贪心了，才会送掉性命。”

杜希言道：“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也不算得是奇怪之事，老丈你是本地人，难道这几十年间，也没有人过那鬼堡一次么？”

他提到入堡之事，两个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向那古堡望去。虽然相隔着一片深壑，距离甚远，但目力仍然可及。

但见那古堡，矗立山腰，透出一种萧森荒凉的景况。

尤其是夕阳余辉，已渐见暗淡，四山之间万木萧萧，更衬托出这座古堡的阴森冷落。

赵老人摇摇头道：“没有，小老儿一辈子打柴采薪度日，哪有胆子到那鬼堡去？”

杜希言道：“这个地方远远望去，真是使人害怕。”

赵老人道：“但五十年前的天罡堡，却不是这等样子，那时候我还年轻，时时在这儿望见堡中灯光辉煌，又随风隐隐送来美妙的乐声，那真是像神仙住的地方一般。唉！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人人害怕的鬼堡。”

杜希言露出好奇之色，问道：“五十年前这堡中住着些什么人物？”

赵老人道：“小老儿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们都是在外面很有势力的人，有时还见到很漂亮的轿子进出，轿子里的人看不见，但轿子周围的丫鬟婢仆，都穿红着绿，好看极了……”



他话声一顿，目光转到杜希言面上，看了他一阵，才又道：“杜少年，你年纪轻轻，相貌堂堂，何必打这种发财主意？小老儿亲眼见到那些一去不回的人，个个身强力壮，走路之时，一跳就

出去老远，想必都是练过功夫的人，但没有一个进去之后还能回来的。”

杜希言叹口气，欲言又止，显然他前往鬼堡之举，实是有着难言的隐衷。因此，对这位好心老人的劝告，既不能听从，也不能解释。

赵老人道：“小老儿虽是山野之人，见识不多。但活了这一大把年纪，多少也有一点经验，以前我见到天罡堡的人出入之时都佩带刀剑，还有后来探堡的人，也都带有兵器。他们其中有不少是把刀插在背上，但看起来很顺眼，一望就知道他们随时都能很快地拔出刀来，但少爷你跟人家却不一样，看起来很别扭，很不对劲，所以我猜你就算练过功夫，恐怕也不怎么样。”

杜希言道：“老太说得不错，晚生以前一向读书作文，这两年来才碰摸刀剑，自然谈不上什么功夫了。”

赵老人忽然抬头看看天色，道：“天快黑时，小老儿送你一程，免得你迷了路。”

杜希言道：“老丈久居此地，想必深知前往那鬼堡的道路，只是不知可否指点晚生？”

赵老人一怔，随即叹口气，道：“那有什么不可以，但现下你才赶去，到了鬼堡大门之时，天都黑了，你入堡又有何用处？就算平安无事，但一片黑暗中，如何找到金银珠宝？”

杜希言道：“这个不劳老丈挂怀，晚生在堡中等上一夜，天亮后自能看得到四周景物。”

“假如是这样，你何不等到明天早晨？”老人不等对方开口，便又说道：“对了，这五十年来，入堡之人，总是等到晚上，怪不得你不肯等到白天了。”

他当下告诉他如何能很快绕过这片深壑，如何找到石阶开始处的岩洞，此后但须循阶直上，便可以抵达向着正东的大门。

杜希言深深致谢过，转身行去。

赵老人忽然道：“杜少爷，等一等。”

杜希言回头道：“老丈有何吩咐？”

赵老人道：“小老儿已活了这一大把年纪，倒也不怕堡里的冤魂恶鬼把我怎样，所以我不妨告诉你，但凡是被我碰见之人，据我暗中观测所知，他们都过不了那道九龙桥，就送了性命。”

杜希言大感惊奇，回身走到老人面前，拱手道：“老丈是如何得知的？”

赵老人道：“小老儿虽然不敢前往那鬼堡，但站在这儿远看却是敢的。”

杜希言直着眼睛去瞧那古堡，口中问道：“那道九龙桥在什么地方？”

赵老人道：“我的眼力已不大济事，现在已看不见了！但你年纪轻，或者还可以看见，就在第三座屋脊的底下，靠近堡墙，有一座拱形的桥。那道石桥的两边栏杆和柱身子，雕凿着九条龙，所以称为九龙桥。”

杜希言心中生疑，想道：“他既从未入过此堡，如何得知那九龙桥的名称？就算知道，又怎知栏杆上有九条龙？”

他定睛向这老人望去，但见他实在很苍老，样貌朴野而良善，怎样看都是山间的善良老人。

当下问道：“老丈怎知那鬼堡内有一道九龙桥？”

赵老人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只要在白天来这儿瞧看，一定看见那道很长的，高过堡墙的拱形石桥是最令人注意的，石桥两头都有佩刀的壮汉站着，好像是看守这道桥，不让人通过。

杜希言道：“既然有一条桥，自然会有人通过的，对不对？”

赵老人忽然伸手摸摸头上的白发，接着摸到颈子，说道：“当然有人通过，我只看见那一次，这个脑袋就差一点搬了家。”

杜希言这才明白他举手摸颈的原因，只因斩首自然是砍颈，绝对不会砍在别的部位。

赵老人道：“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人？”

杜希言摇摇头道：“晚生如何猜得出呢？”

赵老人道：“不错，你一定猜不出！我当时见到一个女人，远远望去，面貌看不清楚，但身材似是很苗条，身上的衣服被风吹起，好像一朵彩云一般，我当时想，听说天上有很多仙女，大概就是这种样子了。”

杜希言神往地啊一声，道：“那真是美丽动人的景象，可惜现在那儿已变成人人害怕的鬼堡了。”

赵老人摇头道：“初时我也觉得太好看了，所以站定脚步，痴痴地望去。谁知突然间又有一个女子走到桥上，这个女子身上的衣服没有那么漂亮，也不飘飞起来，一定比较粗厚的布料。她一直走到那个仙女般的女人身边，突然跪了下去。”

老人停歇一下，杜希言感觉到这个彩虹般的故事，一定有了急剧的变化，心中十分急于知道下文。

但老人轻轻喘息之声，使他记起了对方已是八十余岁的老人，自然中气不足，讲了许多话之后，必须略作休息才行。

所以只好忍住心中的渴切和好奇，等候他再度开口。

赵老人隔了一会，才道：“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仙女般的女人，忽然伸手抓住那个跪在地上的女人的头发，便把她提起来，一下子丢出栏杆外面。我只听到一声尖锐惨厉的叫声，便再也看不见那个女子的身影了。只有那个彩衣飘飞的女子，还站在桥上，远远望去，仍然那么美丽好看，可是我却觉得恶心作呕，这么美丽的身影，却是个杀人的魔鬼，唉……”

他深深叹息一声，显然是几十年前之事，在他心中仍然十分深刻，这刻提起，那些景象顿时重现在心中。



杜希言听得毛发耸立，隐隐也感到恶心作呕之感，不过他还

须证实一件事，当下说道：“老丈，那道九龙桥下面，没有水么？”

赵老人道：“何止是水，事实上是一道几十丈深的裂缝，底下还有石头、荆棘和乱草，便是铁铸之人，摔下去也得粉碎。”

杜希言至此当真想呕吐出来，他脑海中幻想出一个妾婢装束的美丽女郎跪在桥上。然后，忽然腾空而起，飞出桥栏外，手舞足挣，带着一声惨叫，直坠向数十丈的沟底……幸而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这个念头使他稍稍好过了一点。谁知赵老人冷不防又说出了些使他烦闷作呕的事情。他道：“近几十年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死法，虽然在黑夜中，但那一声惨叫，却使我记起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因此我才敢断定他们的死法。唉！那道九龙桥下真不知有多少白骨，多少冤魂……”

两人都沉默不言，那座巍峨的古堡，在暮色中，渐渐朦胧。

杜希言突然道：“老丈，你说过那件惨案，差点儿使您也受害了，那是怎么回事？”

赵老人道：“对了，我差点忘记说出这一点。就在我眼见那女孩子被丢落桥下的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大汉，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刀，面上蒙着黑布。他把我从被窝里拖起来，奇怪的是我那老伴居然没醒，邻房的孩子也没被吵醒。”

杜希言道：“孩子们睡熟之后，确实不易吵醒。”

赵老人摇头道：“不，后来我们说话的声音很大，还喝了不少自酿的松子酒，可是第二天没有一个人晓得这回事。”

他从身上取出一个有皮套的薄薄酒壶，递给杜希言，说道：“这就是我自酿的陈年好酒，虽然性子很烈，但入口倒也香醇！当年我全靠这种松子酒，捡回一命，你喝一口看，就知小老儿没骗你。”

杜希言道：“多谢老丈盛意，但晚生向来不喝酒。”

赵老人诚恳地道：“今晚和平日不同，你不妨喝一口，定能使你胆气大壮。”

杜希言见他表情声音都十分真挚热诚，只好拔开壶塞。霎时间一股酒香四散弥漫，那香气十分清爽，不似普通的酒气。

赵老人作个手势，催他尝一尝。他却不过，喝了一口，全不呛咙，也没有灼炽之感。

然而吞下之时，却化作一股热流，直达腹内，香气四溢，果然是世间罕有的异品佳酿。

他慎而重之地把酒壶还给老人，道：“晚生虽然没有品酒之能，但老丈这一壶松子酒，实是上佳陈酿，香醇绝伦，晚生今日真是口福不浅。”

赵老人道：“此酒酿制之时，除了松子之外，尚有山中采集的十一种果实，有些连我都不知名子，所以有一种奇异的清香。纵是多饮几杯，头脑只有更清醒，胜过平时。假使喝得太多，自然也会醉倒，不过睡上一觉，便全然无事，绝对不会像旁的酒那般使人不舒服。”

他自家喝了一大口，又说：“那天晚上，我被拖出被窝，眼见钢刀闪闪，骇得我浑身乱抖。所以不知不觉拿了那个酒葫芦，喝几口壮胆。那个大汉嗅得酒香，便放了我，也喝了几口。他是十分嗜酒之人，只喝了几口，就问我此酒何处购得？我告诉他说是自己酿制的，着实要费不少工夫。那大汉叹一口气，便说明奉了堡主荆老爷之命，要杀死我！因为有人见我在这儿窥见荆夫人杀死侍婢之事。故此我虽然酿得如此好酒，也不能不杀死我。”

他略一停顿，又接着道：“幸而他多喝了几口，发觉我这松子酒有不少特别的好处，于是他替我想出一条生路。这位恩公姓王，虽然性子很凶，但人却还不错。他喝了真不少，然后带了一坛回去，献给荆老爷品尝。后来七说八说，荆老爷饶了我一命，只罚我酿了二十大坛松子酒。但荆老爷可也没有白要，还赏了我不少银子和布匹用物等。这个酒壶，就是荆老爷的赏赐。”

杜希言心想：“怪不得这个酒壶这般精美，我正暗暗诧异他老

人家如何有这等珍贵之物呢？此壶大概是纯银打制，却不知何故要加上一个软皮套？”

赵老人又道：“我和荆老爷子他们只有过这一次的交往，倒是后来那王恩公来过几次，所以我对那天罡堡内的情形，略知一二。”

杜希言本想趁天尚未黑之前，赶往鬼堡。

可是这个老人谈起了此堡旧事，使他生出了好奇之心，况且也许对他此行很有帮助，于是定下心来，十分诚恳地拱手行了一礼，道：“老丈如果肯把所知之事赐告，晚生感激不尽。”

赵老人定睛望他一阵，才道：“几十年来，虽然有不少人来此探堡，其中有一些便是碰上我，探问路径。但我都没有告诉过他们，相公你可猜得出这是什么缘故？”

杜希言想了一下，道：“那一定是他们很匆忙，没有向您请教之故？”

赵老人笑一笑，道：“根本谈不上请教，他们的态度都强横得很，呼来喝去，竟不知小老儿是这世上唯一晓得堡中之事的人。”

杜希言虽然点头，但心中却不以为然，忖道：就算那荆堡主一家完全去世，没有后代。但当年多少人在堡中服侍他们，这些人不比你更知道么？

赵老人又道：“除了他们的强横无礼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我送酒换命之时，荆老爷要我发个毒誓，不许将我所见所闻之事，向别人透露一个字。”

杜希言双眉大皱，道：“那如何是好？老丈这不是已透露给晚生知道了么？”

赵老人道：“以前不行，但现在行啦！”

杜希言大奇道：“这却是因何缘故？”

赵老人道：“荆老爷是个很聪明厉害的人，他要我用两个最小的儿子的性命立誓，如若违背誓言，他们就得被天雷殛死，或者

是被毒蛇咬死，又或者是跌落山涧而死！这都是山中的人常常遇遭的意外，现在他们都死啦，所以我不怕什么誓不誓言了。”

杜希言沉吟一下道：“你这两位令郎都是病死的么？”

赵老人道：“一个是前年被蛇咬死的，一个是失足落悬崖而死的。”

他话声中含有恨意，似乎是因为昔年立下的誓言，有咒诅的魔力，所以两个儿子结果这样死了。



赵老人歇了一下，又道：“照理说他们绝对不会被毒蛇咬死，因为我这松子酒，只要是藏了十年以上的，一切虫豸都不敢侵袭，他们出门之时，总是喝上一口，便决无事。但那个老三受了风寒，不能喝酒，唉！就有那么巧的事，那几天就碰上毒蛇了。”

杜希言不知如何安慰他才是，心想：“他两个儿子果然这样子死了，怪不得他心中忿恨，故意把以前的事告诉我了。唉！老年丧子，自然是十分惨痛的事！”

他那同情的神色，表露无遗，赵老人看在眼里，突然说道：“你到那天罡堡去，可把我这酒壶带去，随时喝一口壮胆。你不要害怕，据我看来，那堡内就算有什么孤鬼冤魂，也不该找上你。”

杜希言连忙推辞，不敢带走那酒壶。

但赵老人道：“就算是我借给你好了，你不知道，我的松子酒的确能使人壮胆。以前我在这儿等上一夜之时，心中一害怕，就喝一口酒，胆气马上恢复！你一定得带着……”

杜希言道：“老丈有所不知，此壶想必是纯银打制，贵重非常。晚生岂敢假借？万一晚生有去无回，老丈岂不是永远失去此壶？”

赵老人道：“不要紧，我用葫芦盛酒也是一样。这壶是纯银打制，我早就知道了，你如果把皮套拿掉，还可以看见上面很好看